

THE ULTIMATE SECRET. THE ULTIMATE AGENT.
严重警告！一部吸血鬼写就的秘密美国史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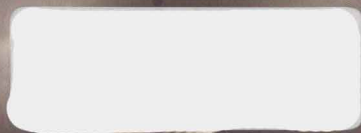
BLOOD OATH

血誓

美国总统的吸血鬼

[美] 克里斯多夫·法恩斯沃斯◎著

王爽◎译



一个国家的噩梦宠物，一个代言正义的魔鬼。
让我们举起一杯鲜血，为正义和自我干杯。

血誓

美国总统的吸血鬼

／ [美] 克里斯多夫·法恩斯沃斯 / 著
王爽 / 译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血誓 / (美) 法恩斯沃斯著; 王爽译. — 北京 :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, 2012. 7

ISBN 978-7-5057-3053-3

I. ①血… II. ①法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 I712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70576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: 01-2012-4969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.P. Putnam' s Sons,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(USA) Inc.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.P. Putnam' s Son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., London, UK.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2012 EVERIGHT BOOK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名	血誓：美国总统的吸血鬼
著者	(美) 克里斯多夫·法恩斯沃斯
译者	王爽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发行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经销	新华书店
印刷	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	880×1230 毫米 32 开 12.5 印张 200 千字
版次	2012 年 9 月第 1 版
印次	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	ISBN 978-7-5057-3053-3
定价	36.80 元
地址	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-1 号楼
邮编	100028
电话	(010) 64668676

献给我的母亲和兄长，以及简
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，他们始终相信着我

2020 第 1 卷 第 1 期

第 1 卷 第 1 期 第 1 期

BLOOD OATH

1867年某日，一艘捕鲸船驶离波士顿港，其中一个船员是【隐去姓名】。航行途中，有两名船员失踪。船长去仓库寻找时，借助提灯的光芒发现了其中一个船员的尸体，此人正被【隐去姓名】攥住以吸食血液。他们旁边是另一人的尸体，其血液已经干涸。

【隐去姓名】被逮捕，经过审判，被处以绞刑，但安德鲁·约翰逊总统将此判决改为终身监禁。

——查尔斯·霍伊·福特《异类智慧》

BLOOD OATH





科索沃共和国

两次深入伊拉克之后，特种兵韦恩·德托一度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觉得冷了。

但那是他奔赴科索沃之前的事。当他走下飞机，瞬间觉得说不定地狱也是能结冰的。科索沃战争已过去近十年，但那种冷意似乎仍留存于层层冰封之下。

城市街道仍布满弹坑和碎石，联合国维和部队四处巡逻，但武装匪徒仍在夜间劫持车辆，俄罗斯黑手党仍在走私枪支毒品。与此同时，塞尔维亚军队还像恶狗守篱笆一样地守在边境线上。

韦恩已经端着他的 M24 狙击步枪在一座废弃大楼的窗户后面埋伏了六个小时。无聊倒还没什么，可是却冷得要死，而且连暖手袋也不能用。他的长官说敌人有热成像仪。

但那玩意儿看起来并不灵敏，韦恩心想。他再次通过瞄准镜观察对方，同时小心不碰到枪身冰冷的金属。

那些人都在被炸毁的院子里，他自己则在十六层楼上。那些人都是克鲁玛努¹的后代，眉毛、胡子、头发长成乱糟糟的一团。他们个个只穿着防水衣，似乎根本不怕冷。

他们被称为“乌克达拉克”，在塞尔维亚语中好像是狼群的意思，作战会议上他没注意听这段。

他们好像和韦恩一样无聊。韦恩不止一次想知道，为什么要由他所在的突击队来盯这些前暗杀小队成员，本地部队就足够了。

该死的，韦恩一个人就能马上把他们都干掉！狼群距他一百码²左右——任何狙击手都能直接瞄准。他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就把底下那帮人都干掉，以前他这么干过。

还住在怀俄明州凯斯帕尔的时候，韦恩是个安安静静孩子，总坐在教室最后面。他不怎么受欢迎，只是坐着，整天随波逐流地过日子。

后来到了“9·11”，全家人都认为他应该推迟上大学去参军。因为已经开始打仗了，年轻人不都要参军吗？他们就该参军。于是他扔掉还没填完的社区大学入学申请，到位于小超市的征兵站报了名。

他惊讶地发现，自己不引人注意的本事居然派上了用场，他被选入狙击手学校，成了突击队员。

他没想过自己也能习惯鲜血和死亡——极少反感。在内心一隅，他很容易平静下来并集中精神。那是他扣动扳机并堆放尸体的一隅。有时候，他担心退役回家后的生活——那些尸体是会滚落出来占领他的整个内心；还是，它们会始终静静不动，而他只能像个普通人一样度过余生？

真不知道哪种更糟糕。他尽量不去多想。

排泄物得全部收集起来。第一次出征后，他活了下来，部队里其他

1. 生活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的高加索人种。

2. 91.4米左右。



人都把他看作老兵，完全信赖他。

他不再是个充数的人了，而是一个到处晃荡的坏蛋。过了三年时间，他觉得自己想通了这点。

这就是为什么，对于他所在的部队在成功追击一组基地组织成员后，马上被送到这片天寒地冻的地方，他感到苦恼，却并不吃惊。军队另有一套行事规则，命令就是命令。

韦恩的指挥官比往常口风更紧，但谣言仍然四处流传。

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后，一些塞族人穿过边境的简易检查站，聚集在美国大使馆门口闹事。他们闯进楼内放火，某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那场骚乱中丢失。那个东西后来出现在狼群手中，他们想转手给出价最高的人。美方则想夺回那样东西。

此事必须悄然进行，而突击队向来擅长秘密行动。

他们来到科索沃后，花了一天半追踪那些塞族人。但当他们发现狼群后，却被要求原地驻守。

队长建议继续前进形成包围，确保一个都跑不掉。但这个建议遭到无声的警告，提醒他们军事法庭的大门随时敞开。

后来指挥官接到上级通知，有一班从德国安斯巴赫起飞的航班到来。一小队突击队员被派往机场，然后拿回一麻袋现金。

这时候韦恩已经完全明白了：美国不会和恐怖分子谈判，而是要向他们行贿。在伊拉克他已经见识过了，CIA的人用那种哈里伯顿公文箱³装了好几箱钱运走，只消一箱就足够他父母买幢新房子，可惜这些钱却要拿给想杀了他们儿子的人。

他们从机场带回的另一样东西被士兵们叫做“运输箱”，但是人人都知道，那是口棺材，是用来运送士兵遗体回国的。

3. 著名公文箱品牌，以密封性著称，因作为登月计划的标本箱而名声大噪。

那东西让韦恩觉得毛骨悚然。他很高兴能够接受狙击任务，远离那口棺材。

这种詹姆斯·邦德式的鬼把戏真令人厌恶。

但命令就是命令。

太阳落到建筑物背后，再过几分钟，天就黑了。韦恩担心自己的脚趾头会被冻掉，会在靴子里裂开，就好像融化的冰川似的。

这时候他的通讯器突然出声了。“待命准备！”队长对全队说，“我们要执行计划了。”

太阳完全没入地平线，黑暗如同大雨倾泻而下。韦恩将瞄准镜调整为夜间模式，再次观察狼群——他几乎惊得跳起来，一个塞族人正盯着窗口，仿佛早就知道他埋伏在那里。

不可能，他隐蔽得很好，那个塞族人不可能在黑暗中看见他。他再次透过瞄准镜观察。

那人仍盯着窗户。难道是巧合吗？虽说人在无聊时看东西是漫无目的的，但这么想也没有意义。

随后那人用手指比划了个开枪的姿势，直指韦恩，同时挤挤眼睛。

韦恩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压上扳机，他本能地想惊呼，想杀了那人。

尽管寒冷，韦恩却在出汗。

那人走出瞄准镜的视野。韦恩迅速调整焦距观察整个院子。

有个人被两个塞族人拖着。他穿着全黑的特种部队制服，没戴任何徽章——CIA的兔崽子整天都戴，大白天在温度极高的沙漠都戴，然后就抱怨沙子钻进衣服里。

那人大概是在进行秘密行动，是被踢出来执行任务的。韦恩很想知道他是怎么来的——这片地方每英里都有哨所，他没见那人露过脸。当然，有可能是看漏了……但应该还有通讯工具才对。



他不去细想这个问题，同时也竭力忘掉寒冷和突然袭来的恐惧。当他默想射击流程的时候，一切都平静了，世界缩小至瞄准镜范围内，真令人安心。

塞族人一脚踢倒那个特工。韦恩有点畏缩——那看起来很疼——那个人却毫无反应。他似乎既不痛苦，也不害怕。他爬起来，然后又被踢倒——他必须跪在狼群首领面前。韦恩猜想块头最大的那个人就是老大。那人长着一脸大胡子，大约三十多岁，满身肌肉，那样子好像能把院子里所有人都生吞活剥了。

韦恩听见塞族人中传来一阵骚动，是那个特工的无线电被调整到了突击队波段。

他的话筒接收到狼群首领的叫声。韦恩再次感到寒意袭来。

“不要用我们的语言，那是种侮辱。”是清晰标准的英语。

特工耸耸肩。“好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没有丝毫恐惧，“你们是乌克达拉克，那么？”

“我们都是，但你似乎没有我们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我必须先确定你们有我想要的东西。”

“那不如先问问你们的士兵，他们整天都在这儿。”

首领伸出手，直指韦恩的位置，然后又一一指出大楼里其他突击队员所在的位置。

不可能，韦恩心想，绝对不可能。

他打开无线电。“队长，我们被……”尽管竭力掩饰，他的声音依旧透出慌乱。

“闭嘴！”队长呵斥道，“保持无线电沉默。”

因为这段对话，韦恩只听到塞族首领说的最后几句：“……你们的大计划？他们会来救你？他们还来不及开枪，我们就把他们的心脏挖出



来吃了。”

塞族人又转向韦恩，毫无疑问是在盯着他看。在夜视镜里，那一口白牙闪着光。

韦恩竭尽全力不让自己逃跑。

他还在笑，那些塞族人都跟着狂笑起来。

他们安静后，特工说：“我们说好了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。”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不耐烦。

这群不要脸的杂种，韦恩暗骂。

首领想了一会儿，很明显他需要钱，于是同意了。两个手下钻进帐篷。

片刻后，他们拿着一个有美国军队标牌的金属盒子出来。从瞄准镜里看不清标牌上的具体内容，但绝不是让人想打开盒子的那种。

首领却把它打开了。

韦恩的视野中顿时一片光亮，亮得很不正常，连夜视镜都无法成像。随后，一片怪异的光芒笼罩了整个院子。

啊，老天，韦恩心想，他们有核武器！一切都清楚了。军方肯定会不惜一切代价从恐怖分子手中夺回核武器，哪怕搭上一整支突击队。

那诡异的光芒照着特工的脸。他太年轻了，甚至不该上战场。然而他却十分镇定——过于镇定了。说不定是有人让他服用了镇静剂，让他坚信自己不会死。

韦恩盯着盒子。它太小了，应该不是核武器，但他听说核武器的配件确实小得可以放进手提箱。或许是新技术。盒子里的光线强得难以直视，但是他发誓，院子里那种怪异的光线来自一个状如手掌的物品。

无论那是什么，特工点头认可，塞族人关上盒子，亮光随即消失，夜视镜也恢复正常。

特工看着首领说：“有些东西不能触摸。”

首领轻蔑的声音传入韦恩耳中：“那你该多加小心。”

“是的。”特工站起来。“把它放下。”无线电里传来他的声音。

韦恩的正对面，六层楼左右的位置，有东西飞出窗外。一个穿着他们制服的人丢下了麻袋。

口袋落在距离塞族人不远的地方。有人去捡起来，打开检查了里面的东西。

那人把敞开的袋子拿给首领看，里面是一捆捆的钞票。

他们的老大皱着眉说：“我们更愿意拿欧元。”

“你拿到我的东西了。”

特工拎起盒子把手准备离开。

韦恩几乎无法相信，事情不可能这么简单。

当然不可能这么简单。塞族人聚拢过来，堵住了去路。

“我不这么认为。”首领十分清晰地说。

那位特工没有回头去看他，只是感到劳累似的微微弓起背，但随即又站直了。

“别犯傻。”

“我答应让兄弟们做做运动，和美国大兵做运动说不定效果比平时好。”

塞族人靠近，再靠近。韦恩又一次不由自主地发抖。这本来没什么，那些塞族人都没带武器，而且看样子也没有枪，他们正被一支优秀的武装力量包围，该害怕的是他们才对。

但是，他们却好像打定了主意，要赤手空拳活剥了这个特工。

“走开！”特工的语气非常严厉，好像是在呵斥任性的小孩。

老大怒吼道：“不准命令我，你没这本事！”

“也许没有，”特工回答，但眨眼间，他一旋身掏出一把刀，刀锋

在月光里闪耀着银光，“但这东西可以。想活命就离开。”

首领后退一步，他似乎怕那把刀胜过四周全副武装的部队。但就韦恩所见，那只是一把普通的卡巴军刀。

首领摇摇头说：“今晚我们中只有一个人能活。”

“是的。”特工放下盒子。

随后所有人围上去，淹没了他。

韦恩不自觉地骂道：“活见鬼！”同时准备射击。

指挥官在通讯频道里大声命令：“停下！禁止开火！该死的，不准开枪！”

这命令太蠢了。那些塞族人想杀了那个特工。他们正像疯狗一样，不断吼叫、咆哮，口水横飞。

突然，一个塞族人从人群中摔出去，落在碎石堆上，死了。他的头几乎被完全砍掉了。

接着又一个人像被加农炮轰过一样飞了出去，一只手还紧紧握着血淋淋的半截胳膊。

还有好些人已经躺在了地上，像破损的人像。

韦恩现在可以勉强看见那个特工了。他是众多塞族人中一个模糊的小点，每一次短暂停顿都会伴随着一个敌人的倒下。

韦恩注意到他们的首领始终在一旁观战，虽然不大高兴，但并不出手相助。

特工俯身一个飞踢，敌人痛苦地叫着抱住膝盖，他的小腿完全废了，断了。接着他不再哀嚎，特工的小刀割开了他的喉咙，血水四溅。

首领转过身，拿起装钱的口袋准备离开。特工看见了，但是他仍被团团围着。那些人没注意他们的首领，也不在意他是去是留。他们一味地混战，哪怕四肢折断也不停止，好像他们感觉不到痛。

他们的老大就要离开此地。

这天杀的。

韦恩将瞄准镜转向首领。瞄准。调整呼吸。开枪。

M24 的枪声不过是一声轻微的咳嗽。

这是一次完美的射击，理应直接将老大爆头，可是他已经不在那里了。

不可能。只有一百码的距离，子弹的速度是每秒两千八百英尺⁴……

他必须在听到枪响之前就迅速躲避，而且速度要快于音速。

韦恩立即检视整个院子，搜寻首领。

他就在不远处。那些塞族人的首领就站在几英尺开外，怒视着韦恩。

他非常生气。

在韦恩想起再次射击之前，首领再次消失了。

他模糊地意识到队长正透过耳机怒吼：“你个蠢货！德托！转移！转移！别待在那儿……”

特工还在对付狼群，他们中还剩两个人活着。他朝窗户看了一眼，神情和狼群首领一样恼怒。

韦恩站起来开始收拾器械，但他双腿麻木，行动非常迟缓。

楼梯处传来一阵响动。有什么东西过来了。

他的大脑几乎完全停滞，已经不再考虑事情到底可不可能，尽管没有人可以在三十秒内爬上三十二段楼梯。

他只知道首领来了。

韦恩端着枪慢慢挪向大门，他的腿勉强支撑着自己，其他东西都还留在地上。

他还没到门口，门就被突然撞开，零件四处滚落。

首领就站在门口。他长着浓密的大胡子，几乎和胸毛连成一片，外

4. 约 853.4 米 / 秒。



套下的身躯有着扭曲的形状，他的胳膊和腿比任何人的都要长。他张开嘴，韦恩恍然觉得那是一头恶犬，血盆大口里长满尖牙利齿。

不，不是狗。

在伊拉克和恐怖分子交火的某些时候，一切会变慢。这时候韦恩会记起一些东西。眼下他想起了最近的事情，他想起“乌克兰达克”这个词的意思。

那不是指“狼群”，而是指“狼人”，是塞尔维亚语里的狼人。

他从首领的呼吸里嗅到了血肉的味道，意识到“乌克兰达克”不是绰号。

他举起枪，随即听见首领夺走枪时，他的手指断裂的声音——甚至来不及产生痛感。

他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就已经仰面朝天，露出了脖子。

长长的獠牙就在他颈边，首领的口水顺着长牙滴下来，其中充满了野蛮气息。

快死了。

突然一阵破裂的声音从窗户传来。冷风吹过，压在韦恩身上的怪物离开了。

首领被打飞到房间另一边，直接撞上泥灰墙。

特工出现在韦恩和那个梦魇般的怪物之间。

他爬上十六层楼的速度和首领一样快，只是他没走楼梯。

韦恩指着枪，语无伦次地告诉那人快用枪。

特工没理他。首领站起来——韦恩这时才注意到，他双腿弯曲，好像犬科动物的后腿。他站在原地，喘着粗气，嘴角流出口水。

他开口说话了，声音粗哑刺耳。好像一条学说话的狗，韦恩心想。

“我的人。”他说出这几个字。